

光

緒

傳

孫孝恩 丁 琪著

人 民 出 版 社

K227.02

3

光 绪 传

孙 孝 恩 丁 琪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润生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诸晓军

责任校对:严呈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绪传/孙孝恩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中国历代帝王传记)

ISBN 7-01-002518-5

I. 光…

II. ① 孙… ② 丁…

III. 光绪帝-传记

IV. K827.52

光绪传

GUANGXU ZHUAN

孙孝恩 丁 琪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25 插页1

字数:391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01-002518-5/K·543

定价:29.5元

目 录

第一章 即位	(1)
第一节 出生于衰世王朝	(1)
一、出生与家世	(1)
二、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4)
第二节 黄袍加身	(9)
一、同治帝之死	(9)
二、“西暖阁会议”	(13)
三、娃娃入坐金銮殿	(21)
四、帝位之争的余波	(25)
第三节 紫禁城中的小皇帝	(33)
一、君臣与母子	(33)
二、毓庆宫的塑造	(39)
第二章 在内争外患中成长	(49)
第一节 宫中的风波	(49)
一、两宫皇太后的貌合神离	(49)
二、东太后猝死与朝局之变	(56)
第二节 锋芒初露	(60)
一、典学之间起狼烟	(60)
二、少年皇帝的忧虑	(67)
三、观念、性格形成之际	(76)
第三章 “亲政”	(81)
第一节 “亲政”的酝酿	(81)

一、后党的辑集	(81)
二、权宦李莲英	(90)
三、西太后为自己准备“退路”	(98)
四、“归政”——从撤帘到“训政”	(105)
第二节 大婚与“亲政”	(113)
一、煞费苦心的后、妃之选	(113)
二、大婚与“亲政”	(120)
三、奕譞之死	(131)
四、被摧残中的恋情	(142)
五、帝党的雏形	(147)
第四章 甲午起战云	(153)
第一节 在战争威胁面前	(153)
一、“一力主战”	(153)
二、奋起自卫	(161)
第二节 宣战之后	(175)
一、喜与忧	(175)
二、力争抗战主动权	(183)
三、严重受挫	(188)
第三节 抗战阴影的扩大	(196)
一、扭转战局的努力化烟云	(196)
二、主和派的得势	(207)
第五章 乙未之辱	(221)
第一节 屈辱议和	(221)
一、求和被拒	(221)
二、难解的“愤闷”	(231)
三、被迫就范	(237)
第二节 蒙辱批约	(250)
一、难言之隐	(250)
二、换约的苦衷	(263)

第六章 何去何从	(269)
第一节 困惑	(269)
一、难咽的苦果	(269)
二、拨开面纱的“友邦”	(275)
第二节 励精图治雪国耻	(283)
一、康有为策动变法图强	(283)
二、统治营垒中的新动向	(291)
三、图治中的波折	(298)
第七章 不做亡国之君	(310)
第一节 救亡	(310)
一、图强求存的凝聚力	(310)
二、举目看世界	(317)
第二节 变革之前夜	(326)
一、维新派群体的结成	(326)
二、“决意变法”	(334)
第八章 变法更新绘宏图	(340)
第一节 颁诏定国是	(340)
一、变法的启动	(340)
二、颁诏定国是	(344)
第二节 希望之光	(348)
一、西太后图谋设“防”	(348)
二、召见康有为	(353)
三、近代化蓝图的绘制	(360)
第九章 崎岖的维新之路	(377)
第一节 艰难的起步	(377)
一、设制度局之议的搁浅	(377)
二、废八股的激烈冲突	(383)
第二节 步履维艰的征程	(391)
一、盘根错节的反对派势力	(391)

二、变法新政全面受阻	(396)
三、在进退之间	(403)
第十章 转机	(411)
第一节 攻势	(411)
一、向顽固据点冲击	(411)
二、改组礼部设新政四卿	(419)
第二节 向改革的纵深推进	(429)
一、鼓励天下臣民上书言事	(429)
二、筹议政体改革	(435)
第十一章 变法夭折	(442)
第一节 新、旧势力的殊死搏斗	(442)
一、顽固派的“谋变”	(442)
二、挽救新政的日日夜夜	(446)
第二节 政变	(456)
一、西太后的阴谋得逞	(456)
二、不可泯灭的业绩	(465)
第十二章 壮志未酬	(471)
第一节 身陷逆境	(471)
一、是非颠倒的逆流	(471)
二、废立之谋	(478)
第二节 存亡之秋	(485)
一、在险恶的政治阴谋中	(485)
二、国难与亲恨	(495)
第三节 饮恨而终	(500)
一、倾吐宿愿“振兴中国”	(500)
二、“驾崩”之谜	(509)
结 语	(512)
后 记	(514)

第一章 即位

第一节 出生于衰世王朝

一、出生与家世

京城8月，骄阳似火，令人窒息。伴随夜幕的降临，聒噪一天的蝉鸣总算渐渐平息了。城内西南角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今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内烛光通明，人影晃动。醇王福晋叶赫那拉氏，十月怀胎就要分娩了。

一声婴儿清脆响亮的啼哭，刺破了子夜的寂静。（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夜，醇亲王府槐荫斋内一个小男孩降临到这个天皇贵胄、钟鸣鼎食之家。他尚未睁开双眼，就已可感知那拥金堆玉的温馨。

封建文人笔下的他是“生而神灵，天庭奇表，丰上兑下，隆准顾身，睿智渊通，志量恢远”。^①诚然，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而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的喜形于色则肯定自不待言。这位年已31岁、位极人臣的显贵，虽曾有过一子却不幸早夭，急切盼子的心情总算如愿以偿。此时，夜半更深，一家人却欢天喜地，难以入睡。

按照清朝皇室的规定，凡宗室子孙降生均要录入皇帝的家谱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1），精装本（下同），总第1页。

《玉牒》，且要按辈份排定的命名用字规矩，由皇上赐名，并不由父母作主。^① 因此，次日清晨入朝，醇亲王奕譞兴冲冲地请回了一个象征“风平浪静”的吉祥名字——“载湉”。可从此，爱新觉罗·载湉开始了他惊涛骇浪的一生；开始了他有幸而不幸，有为而无为，由王子而万乘之尊；由皇帝而又形同傀儡，继而沦如狱囚般的艰难一生。

载湉的家世并不复杂，但却无比的显赫。早在他的十世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时代，这个被称作女真族（后改称为满洲族）的家族便已被神化为仙女的后人。清朝自东北入关、定鼎中原后近230年来，爱新觉罗家族就成为“真龙天子”一脉相传的皇族，世代相继，已有8代8个君主统治着全国。当天子就是载湉的堂兄。载湉的祖父爱新觉罗·旻宁，即道光皇帝。在其驾崩宾天、江山撒手之时，共生有9子。除长子、次子、三子已死外，载湉的父辈尚有6人，叙齿分别为奕訢、奕谿、奕訢、奕譞、奕诒、奕劻。那一年奕訢继位为皇帝（咸丰帝）时，他的父亲奕譞尚不足10岁。然而，既然身为当朝皇帝的胞弟，在他的面前展开的自然是富贵荣华、威势显赫的未来。

奕譞，字朴庵，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二十一日。四哥奕訢即位不久，他便被赐封为醇郡王，自此人称“七王爷”（排行七）。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聪颖过人之处，既为皇弟，循例也应享有此等“恩典”。他的少年时代，照例享受着轻裘肥马、安逸荣崇的王府生活。不过，他19岁那年（1859年）的“奉旨”成婚，使他的身份开始发生了令人侧目的变化。本来身为皇弟，以血统和与皇帝的

① 清朝自康熙帝始，宗室命名仿照汉族传统，以名字排辈份，区别长幼尊卑、血缘远近。康熙先择定“胤、弘”二字，乾隆帝续“永、绵、奕、载”四字，道光帝又续“溥、毓、恒、启”四字，咸丰帝又续“恭、煦、增、祺”四字为辈份用字。光绪帝为“载”字辈，而这一辈的近支，名字第二字需统一用“溥”旁。

手足亲情便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皇帝又将自己宠爱的懿贵妃（后来的西太后或称慈禧太后）的亲妹妹指婚嫁给了他。血缘亲情之上又加裙带关系，决定了他处在清政府最高层的权力角逐漩涡中的特殊位置。

当两年后咸丰帝病死于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和随即发生的一场政变，更使奕譞权势日隆，扶摇直上，成为清统治者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昏庸腐朽的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的枪炮声中，匆匆逃离北京。次年七月，在内乱外患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咸丰帝忧郁成病，死于避暑山庄。随即，由他唯一的儿子，年仅6岁的载淳（懿贵妃所出）继承了帝位，改明年为祺祥元年（政变后改为同治元年）。同时，母以子贵，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皇后钮祜禄氏并尊为皇太后（下文以两太后在宫中居处位置之不同，称叶赫那拉氏为西太后，钮祜禄氏为东太后以示区别）。为扫除咸丰帝为幼帝安置的“顾命八大臣”，以便操纵朝政大权，西太后利用奕譞，以妹夫关系和身份回北京与恭亲王奕訢（咸丰帝六弟）商定对策，内外合谋，发动政变。当政变发动后，奕譞又亲率侍卫兵在密云半壁店捉拿护送“梓宫”的八大臣之一、西太后最大政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① 为西太后日后登上“垂帘听政”的权力宝座立下汗马功劳，被西太后视为“最靠得住的附和者”。^②

随着西太后得势，奕譞这个“有功”的妹夫，自然飞黄腾达、官运亨通，显赫的爵位和“一大堆头衔”都落在了他的头上。同治三年（1864年），西太后赐予奕譞“加亲王衔”，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又被正式封为清王朝宗室的一等爵位“醇亲王”。此间，他官居正黄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03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07页。

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和神机营事务等多种军、政要职。那时他还不过是一个 20 余岁的青年，却已然成了倍受西太后倚重的、清廷统治核心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

然而，这位已经参与和领略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的少壮贵族，也已深深体会到比他仅年长 6 岁，把持皇帝、操纵政权的西太后的淫威。奕譞虽然并不欲激流勇退，然而却深谙持盈保泰之策。高官厚禄、妻荣子贵，心满意足之际仍不免戒惧盈怀，处处小心。他亲题醇亲王府的正堂为“思谦堂”，壁上的条幅为“福祿重重增福祿，恩光辈辈受恩光”。此外，他还特意让人仿制了一只周代欹器，上面有他亲笔写的“谦受益，满招损”铭辞。这只欹器若放入一半水则可保持平衡；若放满水，则会倾倒以致将水全部流掉。他希望这个醇亲王府子子孙孙能永远康平富贵、相守相安，就像自己儿子的名字和府前的太平湖水一样，风波不起、潏然安静。

无论这位身份显赫、位高权重的亲王怎样“谦恭”，小王子的降生自然要大大庆贺一番。那些惯于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官僚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金银珠宝源源不断作为贺礼送入醇亲王府。

一天天，一月月，一岁、两岁……小载湉在锦衣玉食的安乐窝里成长。在他的视野中，乳母和太监体贴关怀，温和恭顺，唯唯诺诺；王府里柳绿花红，莺声燕语，五彩缤纷，一切都无忧无虑。他还没有体验王府大门以外的世界的的能力。其更无从知道爱新觉罗祖先昔日业绩的光辉正日益暗淡；子孙后代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势；大清王朝的江山正在内忧外患中一块块崩塌。

二、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顺治元年（1644 年），崛起于中国东北的满洲族，在爱新觉罗

家族的率领下,金戈铁马,夺关斩将,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广袤的中原大地。经 20 余年的生死搏斗,终于稳定了清王朝的统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励精图治的努力下,中国出现了边疆巩固,经济发展,人口日繁的盛世。康熙帝和乾隆帝这祖孙二人均在位 60 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也成为爱新觉罗的皇位继承者和家族最引以自豪和可堪夸耀的荣光。然而,盛极易衰。当嘉庆登基为帝之时,情况已发生令人难堪的变化。国内持续数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清政权中大小官吏贿赂公行,侵夺贪占,财政危机日趋严重。全国人口已迅速增长达 3 亿以上嘉庆八年(1803),使人均可耕地面积在不到 80 年时间内,由雍正十二年(1734 年)的 32.54 亩下降到嘉庆十七年(1812 年)的 2.19 亩,社会矛盾仍在积聚发展。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当执政 25 年的嘉庆帝病逝于避暑山庄后,小载湉的爷爷旻宁(道光帝)便成为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六代君主。他在位的前 20 年,尽管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却并未发生大规模的人民起义。道光二十年(1840 年),历来不被清统治者放在眼中的“英夷”却成了清王朝的致命挑战者。英国人通过坚船利炮迫使“天朝”皇帝不得不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不情愿地开放了中国的大门。随后法国、美国等列强也接踵而至,从中国攫取了与英国享有的同样特权,给中国套上了条条奴役性的侵略锁链,开始将这个文明古国拖向半殖民地的泥潭。咸丰元年(1851 年)爆发于广西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持续了 14 年,起义军曾占据半个中国,一度进攻到北京附近。直到咸丰帝死于避暑山庄,中国东南部仍是烽火连天。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竟攻占北京,圆明园大火刚刚熄灭,清政府又被迫向英、法、美、俄等国出卖大量特权,甚至割让了大片的领土。在列强的帮助下,总算将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小载湉出生前后的这几年,他的父辈和在

政变后垂帘听政的西太后终于取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认为“心腹之患”已除,开始做着“同治中兴”的幻梦。

所谓“同治中兴”,是旧史家对咸丰十一年(1861年)政变后清政府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出现的变化和暂时呈现的“安定”局面的吹捧和标榜。虽然这一切均发生于载淳降生前后的10余年间,却对他的一生不无重大影响。

咸丰十一年(1861年)政变得手后,西太后一方面为小皇帝载淳登极做准备,同时鼓动亲信大造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舆论。一时间,显贵权臣纷纷上书劝进。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1861年11月11日),载淳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登极大典,改明年为“同治”元年,为两宫皇太后上“慈安”、“慈禧”尊号。数日后以皇帝名义发出上谕,传令南书房和翰林院:

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择其可为法戒者,据史直书,简明注释,汇为一册,恭呈慈览”。^①

经诸臣一阵紧张的忙碌,将查到的有关资料汇为一编,赐名为《治平宝鉴》。“垂帘听政”,终于有了历史根据。随后,在礼亲王世铎等议定的“垂帘章程”批准后,12月2日,两太后在养心殿正式开始垂帘听政。实际是皇太后批阅章奏、召见大臣、裁决政务和确定官员任免。

据当时受召见的官员翁同龢记载,垂帘情形为:

“黎明,侍大人(翁同龢随其父翁心存)入内,辰正,引见于养心殿。两宫皇太后垂帘(用纱屏八扇,黄色——原注),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恭亲王奕訢)立于左,醇邸(醇亲王奕譞)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笏,恭邸接呈案上。是日引见才

^①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3卷,第2页。

二刻许即出。”^①

由此可知，所谓“同治”朝局，最初是两太后、两亲王假以年幼无知的小皇帝名义掌管朝政。在两太后中，东太后“和易少思虑”，“素宽和，殊无制裁之术”。^②“虽东西两太后同训朝政，而实则处分一切，仍以西后意为可否。慈安素谨愿，各事每呐呐然不能出诸口者”。^③在以后被召见的诸臣中，如曾国藩、郭嵩焘等，该日记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帘外两亲王，实以恭亲王奕訢权力为大。这不仅因为恭亲王为醇亲王之兄，且政变后，恭王尚有“议政王”的头衔。咸丰十一年（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压迫，清政府迫不得已在中央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由奕訢担任首席大臣，全权主持对外“和局”，包括外交各种事务：如派出驻各国公使；兼管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主办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尽管有军机处为中枢机构，而“总署”位不在军机下，反在主持政务的六部之上，权力巨大。奕訢尽管身兼数职，权力日隆，又与西太后有一层妹夫的亲情，可权力毕竟在奕訢之下。

西太后与奕訢掌持内外大权，同治天下的局面却在不久便矛盾显露。同治四年三月（1865年4月），西太后以同治帝载淳名义明发上谕，指斥并罢免奕訢：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

①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辛酉十一月二十四日。

②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第4页。

③ 《清宫琐闻》，《清代野史》，第2册，第183页。

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保全之至意”。^①

此谕一出，内外哗然，“而外国使臣亦询军机诸臣事所由”。^②加之诸王群臣，包括奕讻纷纷上疏，为奕訢缓颊疏通。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又重颁上谕，仍用奕訢在内廷行走，管总署，但还是革去“议政王”头衔，从中更使奕訢深知西太后之淫威，在召见时，“双膝跪地，痛苦谢罪”。^③此后在“天津教案”、谏阻修圆明园等事上，奕訢又先后与奕讻、载淳、西太后矛盾，几乎被同治帝革去亲王头衔。总之在同治朝，由于内廷权力之争的结果，无论是“垂帘听政”之时还是同治帝亲政之后，已基本形成西太后专权独断的局面。

在中央，外松内紧，矛盾重重的朝局给人们一种“和睦”的假象，似乎两宫皇太后与两大亲王真能“和衷共济、共渡时艰”。在地方上，慑于太平天国声势浩大的起义，清政府在政变后仅10余天，便一反过去“崇满抑汉”的传统政策，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④在曾国藩的保荐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曾国荃等一大批汉族官僚崛起于屠杀太平军的战场上。随后，这些人又利用其对洋枪洋炮在镇压太平军时效力的认识，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先后办起了一些军事和民用性企业。并用从外国买来或自己仿造的枪炮舰船装备了部分陆海军，因而成为地方实力派（即洋务派）。从此，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

①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乙丑三月初七日。

② 王闿运：《棋祥故事》。

③ 王闿运：《棋祥故事》。

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4纪），中华书局平装本（下同），第772页。

一种与外国侵略势力“力保和局”、主张“中外和好”的对外政策基调。这些人企图利用列强的欲望暂时满足、国内起义相继被基本平息的时机，来修补清王朝百孔千疮的统治机器。《清史稿》的作者也正是将这表象看作“中兴”内容：

“穆宗（同治帝）冲龄践阼，母后垂帘。同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划平，中外又安。非夫官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①

其实用不着仔细观察，便可清楚看到，清政府的所谓“中兴”，只不过是统治者饮鸩止渴的暂时自我感觉而已。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是以清政府分别同英、法、俄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等为代价的。就在清朝统治者吹起“中兴”泡沫的时候，中国半殖民地的雏形亦在步步深化。载湉出生之后，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向我国的边疆，从而打破了“中外和好”的幻影。与此同时，以“反洋教”为主的反侵略斗争星火，正在各地蔓延。因此，到小载湉出生后，清王朝的统治正在面临新的危机。

诚然，小小的载湉，在醇亲王府这个小天地里仍然过着太平无事、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国家的大氛围，又不能不制约与影响着他的未来。

第二节 黄袍加身

一、同治帝之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当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忧疾死去之时，清代帝统一系独传的皇位当然地留给了他唯一的儿子，年仅6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4纪），第848页。

岁的载淳。这可不是个吉兆，因为汉、唐、宋、明数代王朝一旦国运衰败，也总是继统乏人，不得不让小孩子掌管天下。尽管小载淳在父皇留给他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和生母西太后的争吵中，吓得尿湿了裤子，可他还是母后的卵翼下一年年地长大成人了。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在两宫皇太后的主持下，17岁的同治帝（载淳）大婚。他随着“同治中兴”的“时运”滋长出帝王的威风。就在他叔兄弟小载湉于醇王府里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两太后不情愿地撒帘归政，退居幕后，18岁的载淳开始亲政。这一年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载淳为了满足母后归政后逸乐生活使其不再干政，于次年8月发出一道谕旨：“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修，原以备两宫皇太后燕憩，用资颐养而遂孝恩”。^①由于当时“军务未尽平定”，“见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遭到众臣竭力谏阻，他只得收回成命。但同治帝随即迫令群臣同意修“三海工程”（即今北京北海、中海和南海）。可三海修缮刚刚开始，在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74年12月10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却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崩逝”于养心殿东暖阁。因同治帝尚未有子，大清朝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帝系到此中断。

由于事出意外，立即使清王朝亲贵勋戚，上下官员陷于不知所措的茫然之中，更使不知同治帝病情的朝野臣民为之困惑不解。同治帝“春秋鼎盛”，到底因何病而一命呜呼？在种种猜疑和迷惑中，产生了死于性病；死于疥疮；死于天花的种种说法，以致成为清宫一大疑案。

同治帝如果确实死于性病，在清代官书中当然不能记此秽闻。当时人对此的猜测传闻及稍后的推测，大致是说同治帝大婚选后时，选中了东太后属意的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使西太后

^①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369卷。